

經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M. LERMONTOV

SHORT STORIES

当代英雄

莱蒙托夫小说

◎ 力冈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經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莱蒙托夫小说

M. Lermontov

当代英雄



◎ 力冈 译

7512.40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英雄/[俄罗斯]莱蒙托夫 (Lermontov, M.) 著; 力冈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4.1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7-5339-1827-4

I. 当... II. ①莱... ②力... III. 中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7700 号

当代英雄

作者: [俄] 莱蒙托夫

译者: 力 冈

责任编辑: 王雯雯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印刷: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5.5

字数: 130000

印数: 0001 - 5000

书号: ISBN 7-5339-1827-4/I·1600

定价: **14.00 元**

编辑手记

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意慨深远,不能不让人想到“英雄”的变迁。

“英雄”的主题可以追溯到远古传说,古希腊有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祇,在中国则有补天的女娲和与日竞逐的夸父。从神到人是“英雄”演化的基本路径,到了罗宾汉的时代,这类角色已带有鲜明的草根性质,中国旧小说中的江湖好汉亦同样如此。不过,各种不同的英雄传奇自有意趣迥异的人格标准,譬如梁山英雄的“替天行道”就跟欧洲文学中的骑士精神大相径庭。若是讨论中国美学中的英雄观,大凡离不开“治国平天下”的文化语境——直到如今张艺谋的商业大片《英雄》依然不出“替天行道”(或曰“替政府分忧”)的思路。

毫无疑问,有什么样的“英雄”,就有什么样的人生理念,这里边包含着饶有意味的文化沉淀。不过,在形形色色的“英雄”话语中,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倒是一种独出机杼的创制,它把“英雄”的故事给说反了,从而揭出十九世纪初叶俄罗斯文学萌发的自我拷问意识。这部作品在小说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令人发怵地表现了从“英雄”转向“反英雄”的美学嬗变,其中不但消解了主人公的道德感,而且收敛起变革世界的精神能量,在个性与现实的冲突中使之达成暧昧的苟合,这使得毕巧林的一切另类之举都呈现为某种无聊方式和无目的之行动。当然,这位青年军官的我

编辑手记

行我素并非毫无来由，他跟贝拉的故事就有着某种不甘羁于日常俗务的冲动。至于情场争风也好，跟格鲁什尼茨基决斗也好，可以说也是出于自我认证的需要——正是在这一点上，作为精神侏儒的毕巧林好歹跟“英雄”的目标文件产生了隐约可见的话语链接。文学史家把毕巧林这类人物称作“多余人”，是说他们尽管颇具才华也不乏跟得上潮流的思想，可是由于个人与时代的错位，更由于生命本能的衰竭，终究成了无用之材，他们在黑暗的俄罗斯算是彻底出局。这就是尼采所概括的“颓废”，一种精神死亡。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前，莱蒙托夫已更为详实地勾画出英雄末路的现实图景，道出了无可奈何的悲凉。

值得注意，这部小说的叙述手法亦略有特别之处：由叙述者的第一人称转为插入文本的第一人称，也即从外部视角过渡到主人公的内聚焦叙事，借助叙述主体的递进关系，寄寓了逐层深入的自审意识。实际上，作者心目中的毕巧林正是自己同代人的画像，他要画出这一代人的性格缺陷以警示世人，这在本书的序言中交代得一清二楚。

序^①

不论什么书的序言，总是写于最后而放在最前。或者用以说明写作的目的，或者作为对批评的回答和申辩。但读者一般并不理会弘扬道德的用心和刊物上的攻击，因此他们不看序言。事实就是如此，尤其是在我们这儿，这是令人遗憾的。我们的广大读者还很幼稚和天真，如果在寓言的结尾找不到几句训谕，就不明白寓意何在。他们看不出戏谑，感觉不出讽刺，教养实在太差了。他们还不知道，在规规矩矩的社会和规规矩矩的书里是不能公开骂人的；还不知道，现代文明发明了一种更锐利的、几乎不见形迹的、因而更能置人于死地的武器。这种武器可以在甜言蜜语的掩盖下给人以不可抗拒的、致命的打击。我们的读者好像乡巴佬，听了两个敌对朝廷外交官的谈话，就认定他们各人都为了深厚的友谊不惜欺骗自己的政府。

本书不久前错蒙一些读者甚至刊物的咬文嚼字，信以为真。另外有些人却非常恼火，而且恼火得不得了，因为竟拿“当代英雄”这样品行不端的人给他们做榜样；还有一些人则凿凿有据地说，作者描绘的是他自己的肖像和他的一些熟人的肖像……真是老一套的、毫无意思的笑话！不过，显然，俄罗斯生成就是如

① 该序言是作者在出第二版时加写的。序言回答了当时出现的许多议论并申明了作者写作的宗旨。

此：什么都可以更新，就是改不掉诸如此类荒谬的事。就连最离奇古怪的神话，在我们这儿都难免被斥为蓄意进行人身攻击。

先生们，“当代英雄”确实是肖像，但不是某一个人的肖像。这是整个我们这一代人的缺陷充分发展而构成的肖像。诸位又会说，人不可能这样坏；那我就问问诸位：既然诸位相信一切悲剧和浪漫故事中的坏蛋可能实有其人，为什么就不相信毕巧林的真实性的呢？既然诸位欣赏离奇得多、荒谬得多的随意虚构，为什么对这个人物，即使是虚构的人物，就不能马虎点呢？是不是因为其真实程度超过了诸位所希望的？……

诸位会说，这于弘扬道德无益吧？得了吧！人们吃甜食已经够多的了，甜食吃多了伤胃；很需要吃吃苦口的良药，听听逆耳的忠言。不过，诸位听我这么一说，可别以为本书作者狂妄，梦想成为人类缺陷的矫正者。决不至于如此无知！作者只是乐于描绘描绘他所了解的当代人；这样的人是他不幸常常遇到的，也是诸位不幸常常遇到的。指出毛病，如此而已；至于怎样医治，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目 录

序 / 1

第一部

一、贝拉 / 1

二、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 / 39

第二部 毕巧林日记 / 50

一、塔曼 / 52

二、梅丽公爵小姐 / 65

三、宿命论者 / 151

后记 / 162

第 一 部

一、贝 拉

我乘驿车离开了梯弗里斯。车上的行李只有一个不大的皮箱，其中一半装的是格鲁吉亚旅行笔记。算诸位走运，这些笔记大部分后来都丢失了；算我走运，皮箱和里面的其他东西都完好无损。

我乘驿车进入科叔尔山谷的时候，太阳已经开始向白雪皑皑的山峦后面落了。赶车的奥塞梯人一个劲儿地赶马，要在天黑之前爬上科叔尔山，并且放开喉咙唱起歌儿。这山谷真是一片好地方！四周都是高高的山峰，红红的岩崖上挂满翠绿的常青藤，崖顶上是丛丛悬铃木；黄黄的峭壁被流水冲出一道道印子；高处，远远望去，积雪像一条条金光闪闪的流苏；下面，阿拉格瓦河同雾蒙蒙的、黑黑的峡谷里奔腾而出的一条无名小河汇合之后，像一条银线似的延伸开去，闪闪发亮，像蛇晃动着满身的鳞。

我们来到科叔尔山脚下，在一家小饭馆门前把马车停住。这儿闹哄哄地聚集着一二十个格鲁吉亚人和山民；附近还有一帮骆驼客商停下来过夜。我得添雇几头公牛，好把我的马车拉上这座该死的大山，因为已经是秋天，路上有了薄冰，而且这段上山的路有两俄里长。

没办法，我雇了六头公牛和几个奥塞梯人。一个奥塞梯人把我的皮箱扛在肩上，另外几个人就帮着牛拉车，不过几乎只是吆喝吆喝。

在我的马车后面，四头牛拉着另一辆车，轻松得像没事儿似的，尽管那车装得满满的。这使我感到惊愕。那辆车的主人跟在车后面，嘴里叼着小小的卡巴尔达镶银烟斗。他身穿没有肩章的军官服，头戴毛茸茸的切尔克斯皮帽。看样子他有五十岁上下；他那黑黑的脸色表明这张脸跟外高加索的阳光结缘已久，那早早白了的胡子却跟他那矫健的步伐与精神抖擞的样子很不相称。我走到他面前，鞠了个躬；他一声不响地向我还了礼，并且吐了一个老大的烟圈儿。

“看样子，咱们是同路的吧？”

他又一声不响地点了点头。

“您想必是去斯塔夫罗波尔吧？”

“是的……押送东西。”

“请问，您的车这样重，为什么四头牛拉着毫不费劲儿，我的车是空车，六头牛拉，还有这几个人帮忙，走起来却这样吃力？”

他调皮地笑了笑，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

“您来高加索想必不久吧？”

“将近一年。”我回答说。

他又笑了笑。

“怎么啦？”

“没什么！这些家伙狡猾透了！您以为他们吆喝是帮忙吗？鬼知道他们吆喝的是什么？牛倒是懂得他们的意思；哪怕您套上二十头牛，只要他们这么一吆喝，牛就一步也不动了……全是狡猾透顶的骗子手！拿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就喜欢敲诈过路人的钱……糊弄人糊弄惯了！您瞧着吧，等会儿还要向您讨

酒钱呢。我可是知道他们那一套，他们别想糊弄我。”

“您在这儿当差已经很久了吗？”

“是啊，我当年来这儿，还是在阿列克赛·彼得罗维奇^①麾下。”他挺了挺胸脯，回答说。“他来边防视察的时候，我是少尉。”他补充说，“我在他麾下，因为讨伐山民有功，升过两级。”

“那您现在呢？……”

“现在在第三边防营。请问，您呢？……”

我就对他说了说。

谈话就此结束，我们肩并肩一声不响地继续赶路。到了山顶，我们踏着积雪往前走。太阳落山了，黑夜紧接着白天降临，连间歇也没有，在南边通常都是这样；不过，借着积雪的反光，我们很容易看清道路，道路依然是上坡路，虽然已经不那么陡了。我吩咐奥塞梯人把皮箱放到车上，把牛卸了，把马套上，并且最后一次回头望望下面的山谷，可是从峡谷里像波浪一般涌出的滚滚浓雾把整个山谷完全遮住，而且也没有一点声音从那边传到我们的耳际。几个奥塞梯人果然闹哄哄地把我围住，向我要酒钱；但上尉声色俱厉地对他们大喝一声，他们一下子就跑开了。

“这些家伙就这样！”他说，“连俄语‘面包’都不会说，却会说：‘老总，赏几个酒钱！’我觉得，连鞑靼人也比他们好些，至少鞑靼人不是酒鬼……”

离驿站还有一俄里左右。四周一片寂静，静得可以根据蚊子的嗡嗡声知道蚊子往哪儿飞。左边是黑黝黝的深谷，峡谷那边以及我们的前方，一道道暗蓝色的峰峦如一条条波浪，披着一层层积雪，矗立在还留着晚霞余辉的苍茫天际。星星开始在黑糊糊的

① 阿列克赛·彼得罗维奇·彼尔莫洛夫(1772—1861)，著名的俄国将军。1816—1827年任格鲁吉亚总督和高加索司令。

天空闪烁，奇怪的是，我觉得这儿的星星比我们北方的星星高得多。道路两旁是一块块光秃秃的黑黑的岩石；有的地方积雪中露出了丛树棵子，不过没有一片枯叶响动；在这万籁俱寂的时候，听到三匹困倦的驿马打响鼻声和俄罗斯铃铛不均匀的响声，是很惬意的。

“明天准是好天气。”我说。

上尉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用手给我指了指矗立在我们正前方的一座高山。

“怎么啦？”我问。

“古得山。”

“那又怎么样？”

“您瞧，在冒烟呢。”

确实不错，古得山在冒烟。山两边升起一缕缕薄云，山顶上却横铺着一片黑云，漆黑漆黑的，在黑糊糊的天空中像一片墨迹。

我们已经望得见驿站和驿站周围石头房子的平顶，点点灯火已经在我们面前亲切地闪烁，忽然吹来一阵潮湿的冷风，峡谷里嗡嗡响起来，接着就下起小雨。我刚刚披起斗篷，就下起雪来。我怀着敬意对上尉看了看……

“咱们只好在这儿过夜了。”他懊丧地说，“这样的风雪天，可不能翻山越岭。怎么样？”他问车夫，“十字架山是不是有过雪崩？”

“没有过，老爷。”赶车的奥塞梯人回答说，“可是雪有好多，好多，眼看着要往下落。”

因为驿站里没有供旅客住宿的房间，房东就把我们领到一座烟气腾腾的石头房子里过夜。我请我的旅伴一起喝茶，因为我随身带了一把铁茶壶——这是我在高加索旅行期间仅有的一点

乐趣。

这座石头房子有一面是岩壁，门口有三级又滑又潮湿的台阶。我摸索着走进来，撞在一头母牛身上（这地方的人拿牲口棚当下房）。我真不知道往哪儿去才好：这边有几只羊在咩咩叫，那边有一条狗呜噜呜噜发牢骚。幸亏这时旁边有一缕模糊的亮光一闪，让我看到一个很像门的洞孔。眼前出现了十分有趣的场面：一间宽大的石头屋子，屋顶用两根熏黑的柱子撑着，屋子里挤满了人。屋子中央就地生起一堆火，火劈啪响着，风把烟从屋顶的窟窿里倒灌进来，整个屋子里烟气腾腾，我老半天看不清周围的东西。火堆旁边坐着两个老婆子、好几个孩子和一个瘦瘦的格鲁吉亚男子，全都穿得破破烂烂的。没办法，我们也在火堆旁坐下来，抽起烟斗，不一会儿，茶壶也亲切地咝咝叫起来。

“这些人真可怜呀！”我指着一声不响、愣愣地望着我们的这肮脏的房东一家人，对上尉说。

“这些人再蠢不过了！”他回答说，“您可相信？他们什么也不会，什么教养都没有！还不如我们那儿的卡尔巴达人或者车臣人，那些人虽然是强盗，穷光蛋，可是都敢作敢为，这些人却对武器毫无兴趣，不管在哪一个身上连一把像样的刀子都看不到。奥塞梯人就是奥塞梯人！”

“您在车臣呆了很久吗？”

“可不是，有十来年呢，我带着一连人驻扎在那儿的一个要塞里，就靠近石滩——那地方您知道吗？”

“听说过。”

“唉，我的爷呀，那些不要命的家伙叫我们伤透了脑筋。谢天谢地，如今太平些了；原来可不是这样，只要你离开寨墙一百步，就会有披头散发的魔鬼蹲在那儿守候着你。一不留神，就会遭殃：不是被套索套住脖子，就是一颗子弹打进后脑勺。可厉害

哩！……”

“恐怕您遇到过不少惊险事儿吧？”我不由得动了好奇心，就问道。

“怎么会不遇到！遇到过呀……”

于是他捻起左边的小胡子，低下头，沉思起来。我非常希望从他嘴里听到什么有意思的事儿——这种心情是所有出门旅行和喜欢写作的人都有的。这时候，茶也烧好了；我从皮箱里拿出两个旅行用的杯子，倒了一杯茶，放到他面前。他呷了一口，像自言自语似的说：“是啊，遇到过呀！”这一声感叹使我产生了无限希望。我知道，在高加索住了多年的人都喜欢聊聊，讲讲什么事儿；他们难得有机会聊聊，有的人带着连队在荒野僻壤驻上五年，整整五年中没有谁对他说一声“您好”（因为司务长是说“祝您健康”）。而要聊的事儿是很多的，周围的人又野蛮，又引人好奇，天天都有危险，常常有稀奇古怪的事儿，说起来，不由得感到遗憾，我们记载的实在太少了。

“要不要加一点甜酒？”我对跟我聊天的上尉说，“我有梯弗里斯的白甜酒。现在天很冷嘛。”

“不，谢谢了。我不喝酒。”

“怎么一回事儿？”

“没什么。我发誓戒酒了。那时候我还是少尉，有一次，我们偷偷地喝了一些酒，夜里却发起警报，我们就醉醺醺地跑出去集合；阿列克赛·彼得罗维奇知道了，我们就倒霉了。天啊，他真是大发雷霆！差点儿没有按军法处治。确实也是的，一年到头闲着没事儿干，连人影子也看不到，再加上老酒一喝，一个人就完了！”

我听了这话，几乎失望了。

“就拿契尔克斯人来说吧，”他继续说下去，“每遇到婚事或

者丧事，多喝上几杯酒，就要动刀动枪砍杀起来。有一回我好不容易才逃脱了。那还是在一位很友好的王爷家做客。”

“那是怎么一回事儿？”

“哦，”他装好烟斗，吸了一口，就说起来，“您听我说说。那时候我带着一连人驻扎在捷列克河那边的要塞里——这事儿快有五年了。那年秋天，有一天来了送粮车队，跟车队来的有一位军官，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他穿着全副军装来见我，说是奉命要留在我的要塞里。他那样瘦，那样白，身上的军装又那样新，我立刻猜想到，他来我们高加索才不久。我问他：‘您是刚从俄罗斯调到这儿来的？’他回答说：‘是的，上尉先生。’我握住他的手，说：‘欢迎，欢迎。您在这儿会感到有点儿寂寞的，不过咱们可以过得像朋友一样融洽。哦，您干脆叫我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得了；而且，您何必这样全副军装呢？不管什么时候到我这儿来，戴个军帽就行了。’给他拨了宿舍，他就在要塞里住下来。”

“他叫什么名字？”我问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

“他叫……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毕巧林。我敢说，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就是有点儿怪。比如说，在风雨天，很冷的日子，他整天都在外面打猎；别人都累坏了，冻坏了，他却一点事儿也没有。可是有时候他坐在自己屋里，风一吹，就说是着凉了；百叶窗一响，就吓得打哆嗦，脸色发白；可是我亲眼看到他一个人打野猪；有时候一连几个钟头听不到他说一句话，可是等他一开口，准会叫你笑破肚子。是啊，是有些古怪，而且看样子是一个有钱的人；各种各样值钱的小玩意儿有多少呀……”

“他跟您一起过了很久吗？”我又问道。

“一年光景。不过这一年可是我忘不了的；他给我添了不少麻烦，那就不必提了！确实，就有这样一种人，命里注定要遭遇种种不平常的事儿。”

“不平常的事儿？”我带着好奇的神气叫道，一面给他添茶。

“我就对您说说吧。离要塞五六俄里，有一位跟我们很友好的王爷。他有个儿子，十五六岁，常常骑马到我们这儿来，几乎天天来，不是为这事儿，就是为那事儿。我和毕巧林把他娇纵惯了。这是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干什么都眼疾手快：骑马飞驰中能从地上捡起帽子，打枪出手又快又准。就是有一点不好：贪钱如命。有一次，毕巧林和他开玩笑说，要是他能把父亲的羊圈中最好的羊偷出来，就给他一枚金币。您猜怎么样？到了第二天夜里，他就抓住羊角把羊拖来了。有时候，我们想法子逗他，他立刻连眼睛都红了，伸手就抓匕首。我常常对他说：‘唉呀，阿扎玛特，你早晚要倒霉，不会有好下场的！’

“有一天老王爷亲自来请我们去吃喜酒：他要嫁大女儿了。我们跟他是好朋友，所以也不好推辞，虽然他是鞑靼人，我们就去了。村子里有许多狗汪汪叫着迎接我们。女人们一看到我们都躲起来，有几个人的脸我们是看清楚了，实在说不上漂亮。毕巧林对我说：‘我原来以为契尔克斯女子要美得多呢。’我笑着回答说：‘别着急嘛！’我心里是有数的。

“王爷的房子里已经聚集了许许多多的人。您要知道，亚细亚人有这样的风俗，不论遇到什么人，都要请来吃喜酒。王爷家的人十分殷勤地接待我们，把我们领到客厅里。不过，我并没有忘记留意，他们把我们的马拴在什么地方，不能不提防意外情况。”

“他们究竟怎样办喜事呀？”我问上尉。

“倒也平平常常。先是由毛拉给他们诵一段《古兰经》；然后向新郎新娘及其亲人赠送礼物；宴会开始，又吃又喝；然后开始马术表演，通常都是由一个穿着破破烂烂、满身油污的家伙骑一匹跛腿的劣马，装模作样，故作种种丑态，逗得来宾捧腹大笑。然后，等天黑下来，我们所说的舞会就在客厅里开始了。一个穷老

头儿弹起三根弦的……我忘记他们管那种琴叫什么了……哦，有点儿像我们的巴拉莱卡琴。姑娘们和小伙子们面对面站成两行，一面拍手，一面唱歌。随后，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走到中央，开始对歌，其余的人一齐帮腔。我和毕巧林坐在贵宾席上，忽然主人的小女儿，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来到他面前，对他唱起……怎么说好呢？……就像是赞美歌。”

“您可记得她唱的是什么呢？”

“哦，好像是这样：‘我们年轻的骑士个个英俊，身上的长袍镶的是银花边，可是年轻的俄罗斯军官比他们更英俊，连身上的饰带也是金的。他们在他们中间像一棵挺拔的白杨树；只是这树不在我们的园子里生长和开花。’毕巧林站起来，对她鞠了个躬，把手按在额上和胸口，请我给她回答；我懂他们的语言，就把他的答谢翻译了一遍。

“等她走开后，我小声问毕巧林：‘喂，怎么样？’

“‘美极了！’他回答说，‘她叫什么名字？’我回答说：‘她叫贝拉。’

“确实，她很美：高高的，亭亭玉立，一双黑眼睛像山羚羊的眼睛，水灵灵的，一直看到您灵魂的深处。毕巧林若有所思地一直盯着她，她也常常偷偷地看他。不过，在欣赏这位美丽的郡主的不止毕巧林一个人：另有一双直勾勾、火辣辣的眼睛从角落里注视着。我定神一看，认出那是我的老相识卡兹比奇。他这个人，说实在的，算不上朋友，也算不上什么冤家对头。他有许多令人可疑之处，但是从未发现他在哪方面调皮捣蛋。他常常赶着羊到我们要塞里来，卖得很便宜，但从来不肯让价，他要多少，你就得给多少，少一文钱也不行。据说，他喜欢跟山贼一起上库班去，而且，说实话，他真是一副强盗相：个头儿小小的，干瘦干瘦的，肩膀却宽宽的……那股灵活劲儿，灵活得简直像魔鬼！身上的小